

罕有人至的心靈礦脈

「全集」的一些觀察角度

文 | 朱宥勳 · 圖 | 臺文館

The Rarely Explored Vein of the Soul: Some Read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"Complete Collection"



全集的火車頭，是幾頁的目次。(臺文館／提供)

正常來說，一般讀者是不會去讀「作家全集」的。除非你是研究某位作家的學者，或者你真是某位作家的狂熱粉絲，否則很難有足夠的動力，去把一位作家的一生通通讀畢。一名產量中等、壽命平均的作家，只要寫個二、三十年，要寫個幾千頁、上萬頁的作品都是輕而易舉的，更別說某些特別「厚話」的作家。更何況，「全集」往往不只收羅「作品」，只要是能找到、能公開的文字，哪怕是書信、日記或一張意外保存下來的便箋。多年前，我便曾和努力搜羅作家林耀德一切文字的鄭明嫻教授交流，她興奮地說：她甚至找到了林耀德寫給國中女友的情書！

金沙與泥沙俱下的局面

對一般讀者而言，之所以閱讀一位作家，是希望讀到他文學表現最好的一面。因此，當然是直接去讀各部出版精美的單行本即可。一旦翻開全集，就不可避免地會遭遇金沙與泥沙俱下的局面——一位小說家可以反覆打磨作品裡的每一個標點符號，但通常不可能連日記都字斟句酌。不過，如果你真想徹底理解一位作家，那自然無法逃避「全集式閱讀」，如果連他的缺點都能愛，都能讀出興味，那你對該位作家絕對是動了真情。甚至，當你「走火入魔」到一定地步之後，你會發現那些寫得不怎麼樣的「泥沙」，反而與「金沙」相輔相成，真正讓你看到作家心靈的原初礦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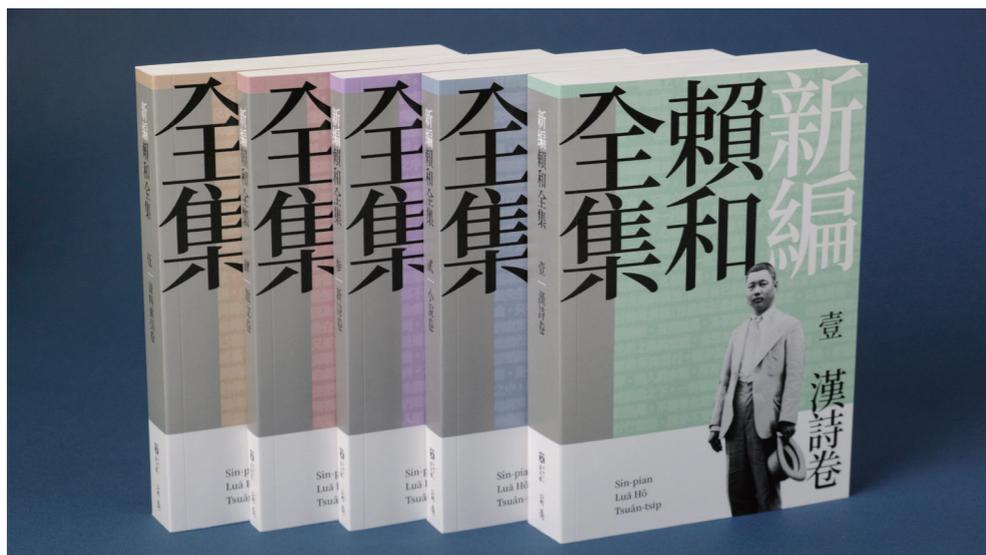
觀察點 1 編排方式暗示一種認識作家的方法

假設你真有興趣投入如此硬蕊的「開礦」活動，我或許能提供些簡單的觀察點。首先，當你面對一套「作家全集」時，可以先攤開目錄，觀察一下它是怎麼編排的。目前已經出版的「新編鍾肇政全集」和「陳映真全集」，剛好就是兩種不同的編排方式。「新編鍾肇政全集」共有四十二冊，採取的是「先以形式分冊、再以內容分類、最後以年代排序」之體例。所謂「形式分冊」，意思就是按照「小說、劇本、散文、書信……」之類的形式來區

分；而在同樣的形式裡，比如同是「書信」，就依照「寫給誰」的「內容」來分章節，比如寫給李喬的和寫給葉石濤的就要切分開來；最後，在同是「致葉石濤書信」的內容底下，再依照時間排序。

「新編鍾肇政全集」的編排方式，可以說是目前最主流的作家全集編法。它的好處是方便查找，讀者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跳讀。比如我今天就是想研究鍾肇政的「劇本」，那我就直接去找第十七、十八兩冊；或者我想研究「1970年代的鍾肇政短篇小說」，也只要找到指定冊數和章節即可。不過，這樣排也有一個小小的壞處，很容易孤立看待「作家的不同面向」。畢竟你在閱讀第十七冊、1960年代的鍾肇政劇本時，要花很大的力氣，才能從第三十三到第三十八冊的上百位通信對象裡，篩出「同一時間鍾肇政寫給朋友的信」，從而比較兩者之間有沒有什麼交互作用——搞不好某部劇本的靈感，是來自和某位朋友的一句幹話呢？

相對的，人間出版社的「陳映真全集」，則更像是狂熱粉絲會採取的編排方式：它完全不分類，純粹依照發表或寫作的時間，排成二十三冊的「編年史」。也就是說，它完全沒在管什麼小說、散文、演講稿還是劇本，簡單暴力地依照時間軸羅列。因此，你會清楚地看到陳映真1983年的經典之作〈山路〉發表的前後，他對大學生演講了哪些內容，他在報紙上又發表什麼社論。對於狂熱粉絲而言，



閱讀這套全集，幾乎就像是「重新活過一次他的文學生涯」，你可以清清楚楚感受到陳映真反覆糾結的是什麼，也可以體驗他思想變化的軌跡。這點在我之前寫《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》幫了大忙：我特別在意 1980 年代陳映真的思想狀況，所以只要集中看那幾冊就好；如果是「新編鍾肇政全集」的排法，我大概會來回比對到瘋掉。但反過來說，這套全集對於沒那麼狂熱、功能需求沒那麼特定的讀者來說，就比較難用了——比如你就是想看看他轟動文壇的所有小說作品，那你還得先知道他的每一篇小說是哪一年出版的，才能逐冊跳讀；而且你會分外感受到，原來小說家陳映真大多數時候都沒在寫小說，找起來簡直大海撈針。

觀察站
2

發現作家的另一面

除了編排方式以外，另外一個全集的看點，是讓你發現「原來某作家還有另一面」。如前所述，全集通常都不是那種份量適中、包裝得剛剛好的「出版商品」；但正因為它不是商品（通常不是），所以不會有太多行銷因素來干擾你的閱讀，從而更能讓你突破刻板印象。比如日治時期的作家賴和，如果你對高中國文課本還有一點印象，我猜你大概會以「小說家」和「社會運動者」這兩個身份來理解他吧？這樣的理解不算錯，只是不夠完整。如果你去閱讀「新編賴和全集」，應該會很驚訝地發現：什麼？賴和的漢詩（古典詩）寫得比小說還多？每首詩短短幾行，「漢詩卷」的厚度竟然超過「小說卷」？其次，你一路讀他的各種作品，



更會發現：這人雖然是社會運動者，但他其實悲觀得很，從來不是那種激情、剛毅的革命家形象。

觀察站
3

未曾公開發表的文獻

最後，如果你都已經熟讀了全集當中的「已經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」，我更推薦你可以開始「享用」那些「未曾公開發表的文獻」，比如書信、日記。這些作家落筆時，未必有想過後人會讀到的文字，往往能讓我們看見最赤裸、最直接的人情世故。比如我們讀臺灣文學的人，都知道 1977 年「鄉土文學論戰」裡，葉石濤寫了一篇〈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〉，代表本土派出戰。但是，直到讀了鍾肇政、葉石濤兩人全集裡面的書信之後，我才知道這篇文章差點讓友情堅固的兩人吵架。因為，鍾肇政殷殷期盼葉石濤寫「台灣文學史」已經有好幾年，葉石濤都沒動筆；結果在 1977 年《夏潮》雜誌邀稿時，葉石濤竟然就動筆寫了「導論」過去。這讓鍾肇政頗為氣結，在信裡直接質問：「你到底在想什麼呢？」於私，鍾葉兩人的默契應當是更強烈的；於公，《夏潮》基本上是一個左統派雜誌，怎麼樣也不適合發表本土派論述才是。這類細節，就是只有閱讀全集才能享用到的。在那些堂皇的文學史大事件背後，作家們也是有各種脾氣、各種微妙互動。甚至，有些大事件的起因，還正是因為這類微細小事呢。

- 1 | 2
- 1《新編賴和全集》（2021 年·臺文館 | 出版·臺文館 | 提供）
 - 2《新編鍾肇政全集》（2022 年·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| 出版）



以上略述我閱讀全集時的看點之所在。當然，我明白這類「樂趣」真的太硬蕊、太宅了，恐怕不是大多數讀者能夠消受的。不過，如果你真的非常熱愛一位作家的作品，愛到有足夠心理準備，去認識他的方方面面之時，我真心推薦你開始「全集式閱讀」的計畫。那種「徹底了解一個人」的深邃感，會深深衝擊你的文學觀，也會讓你撥開聲名的迷霧，真正去理解「人是怎麼一回事」。即使親如家人伴侶，我們都未必有把握徹底理解對方。然而，作家卻是那種「留下巨量餅乾屑」的人，有豐沛的文字足以讓我們練習、玩味：原來這就是心靈的礦脈呀！

朱宥勳

1988 年生。畢業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、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，專長為現代小說、文學批評。曾獲金鼎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臺積電青年文學獎。已出版個人小說集《誤遞》、《望觀》，評論散文集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、《只要出問題，小說都能搞定》、「作家新手村」系列二冊、《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：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》，長篇小說《暗影》、《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》。與黃崇凱共同主編《臺灣七年級小說金典》，並與朱家安合著《作文超進化》。目前擔任奇異果版高中國文課本執行主編，並於鳴人堂、蘋果日報、商周網站、想想論壇等媒體開設專欄。個人網站：chuckchu.com.tw